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第六十四回 審姦情羅漢用刑 救徒弟帽罩惡道

話說濟公試明白假癡婦，就叫他丈夫同他回去過日子。忽然東首跑過一個人來，頭戴九梁冠，身穿灰青布袍，腰繫絲絛，足蹬雲鞋；身長八尺開外，面如鍋底，兩道斜眉，一雙鼠目，獅子鼻，血盆嘴，頰下一部短鬚，胸高背厚，手擎寶劍，狠命趕來，口中嚷道：「你這和尚，管人家什麼閒事，我特來取你性命。」濟公哈哈一笑道：「我管人家閒事，干你什麼？何用你多管！」那道士聞言，照頭望濟公就是一刀，濟公把頭一閃，那刀就落了個空。濟公用手一指，口念六字真言道：「噯嘛呢叭迷吽！」那老道霎時不能動轉。雷鳴走上前，就要動手把他殺死，陳亮止住道：「師父既把他定住，自有師父作主，我們不必去管。」那婦人見把道士定住，驚慌失措，正想撒腿奔跑，濟公道：「慢走！方才我試明白你假癡，就想放你回去，不與深究；你倒有老道幫著要殺我，我也不能饒你了。」說罷，又用手一指，霎時那婦人也給定住了。濟公回頭問那婦人的丈夫道：「你姓什麼？」那人道：「我姓齊，名叫孤一，是這裡人。我的妻子娘家姓周。他嫁過來已經有九年了，因為沒有生養，所以家中只我們兩口子。我日中去賣蒸飯，晚上去賣小餛飩，尋了錢回來，給我兩口子過活。」濟公道：「他是幾時癡的？」齊孤道：「他已癡了二年多工夫了。他每每發了癡，日裡不許我出去做生意；晚上只許我出去做生意，不許我回去，若要回去，就手擎著菜刀要殺我，我所以就不敢回去，在朋友那裡住宿，他發一個月癡，我就在外住一個月。日裡回來給他些錢，他自己會來米，會弄菜，會燒飯吃，倒也相安無事。近來幾個月，愈加不對了，非但晚上不許我回去，連日裡也不要我回去了。我雖在外面，到底心掛著家裡，時常記念他，想送些錢回家，焉知他把大門關著，不許我進門，我一敲門，他就取了刀追我，我被嚇昏了。這一回我又不放心，帶了許多錢，跑回去想給他，焉知他在裡面一聽我聲音，開門就追。我認他還帶著刀要殺我，所以狠命的逃走。那知他這一回不過嚇著我，並不取刀。我若早知他沒刀，就不怕他了。」

濟公一聞此言，早知這齊孤一是個渾人，回身指著老道，問著他道：「你可認識此人嗎？」齊孤道：「認識，他是我們隔壁黃岩觀的當家道士姚孟芳。」濟公道：「平素同你家往來的嗎？」齊孤道：「往來，他還時常來周濟我哩。」濟公道：「近來他還周濟你嗎？」齊孤一搖首道：「近來是長久不週濟了。」濟公聞言，這才問道：「道士，你同他妻子到底在什麼時候通姦的？快快招來，免得受刑！」那道士一瞧濟公並未帶著器具，不能用刑，就道：「我姚孟芳自少規矩，從沒偷過人家婦人，你這和尚，敢來平空誣陷我？」濟公道：「不用些刑罰，諒必你不肯說了。」說罷，走上前，用兩個手指在姚孟芳頭上只一彈，姚孟芳就大嚷道：「痛死我也！痛死我也！」濟公笑道：「你說了就不痛了，你若不說，還要痛的利害哩。」焉知這老道很吃痛苦，只一味忍耐，總不肯說。濟公倒也弄得沒法想，心中躊躇了一回，臥付道：我何不把這婦人用起刑來？他是婦人家，吃不起痛苦的，等他說了，也是一樣的。主意想定，就往那婦人面上一口氣呵來。那如人頓覺七竅疼痛的不可忍耐，口中只「啊啣」的亂嚷道：「師傅看在佛面，饒了我罷！」濟公道：「不饒，你說了我就饒你。」那婦人道：「師傅要我說什麼呀？」濟公道：「你給道士幾時通姦的？你把以往從前之事，對著大眾說了一遍，我就饒你；你若不說，你這痛苦，就一世也不會好。」那婦人發急道：「我說，我說。」將要說出口，姚孟芳把眼一睜道：「你敢說？你若說了，我叫你比這一回還痛苦。」那婦人道：「你叫我不說，我就不說。只我此刻被大師傅害的我這般痛苦，你也看不過，應該救我了；你若此刻不能救我，我性命要緊，就顧不得你了。」姚孟芳道：「我救不得你，也不許你說。」那婦人道：「你既救不得我，你的本領不如這大師傅了。我實在拗不過他，只好說了。」濟公道：「對，你說罷。他要害你，有我在，不要緊，你放心說罷。」

那婦人這才說道：「我同他素不認識，自從三年前我丈夫不在家，他一個人跑來，見家中只有我一個人，他就與我勾引成奸，往來甚好。後來他見我丈夫時時回家，恐怕被他撞見，就叫我一個法兒，做假癡，日中容他回來，夜裡不容他回來，我們好安逸睡覺。後來我與他依戀姦情，捨不得一刻分離，他就叫我帶著刀，聽他回來敲門，我就擎刀趕逐，他就不敢回來了。今天我正同姚孟芳睡覺，他一碰門，我就把頭髮披著，抓了一把污泥塗在面上，開門追出來，他就跑，不想碰見大師傅。大師傅，這是我已往從前之事，你老人家看在佛面，就饒了我罷。」濟公哈哈一笑，回頭對齊孤道：「你聽見了沒有？」齊孤道：「聽見。我一直把好心待他，他倒給老道通姦，假扮癡子，把我趕出去。今天他既然說明白，我就把他殺了也不罪過。」說罷，就從老道手中奪取寶劍，要把姦夫淫婦一齊殺卻。濟公過來止住道：「你莫要殺他，現在我們橫是要到張大人行轅去，就帶他二人去，請張大人發落罷。」說完話，用手一指道：「走！」姦夫淫婦立刻跟著就走。

走到行轅，早有張大人派在衙門前的人望見，立刻飛報進去。不到片時，張大人自己迎接出來，拱手道：「濟師傅，你來了嗎？我伺候你長久了。」濟公道：「你的事不要緊，我已經給你查緝著了，只須想個法術去取來就是了。」張大人喜道：「若能如此，真算大幸，請師傅就給我辦辦罷。」說罷，又過來與諸位見禮，邀入後衙書房中，吩咐排酒。一共六個人坐席，濟公就大抓菜、大口酒，大喝大嚼起來。雷鳴見了，不好意思，把陳亮暗中拉了一把，自己出席，假推出恭，臨行時又遞個眼色。陳亮會意，隨後跟出來，二人同到茅廁，蹲下出恭。雷鳴道：「你看張大人是個欽差，官居極品，比當今秦相只低一把位置，他今天恭恭敬敬的請吾個師傅喝酒，師父也就應該知趣些兒，恭敬些兒，才成樣兒。吾方才瞧師父如此吃品，吾實在忍耐不住，所以把你拉來避開些，省得瞧了難過。」陳亮笑道：「吾道你拉吾出來有什麼大事情，原來就是如此。這是吾師父生成下的脾氣，就是皇帝爺請請他，他也是這個吃品，改不轉了，吾們盡可不去管他，由他去罷。」

說還未畢，只聽呼的一聲響，二人倒嚇了一跳，仔細一瞧，見一個鋼鏢，釘在茅廁木柱上，禿禿亂抖。雷鳴說聲「不好」，就顧不得自己的恭沒出好，一撩褲兒，往外飛跑。陳亮見雷鳴走了，一著急，也提了褲兒跟著就走。前腳方踏出坑沿，只見對面房上飛下一個人來，頭戴黑色壯士帽，身穿密門扣紫花布緊身，腳蹬快靴，腰束皮帶，背上斜插著一把明晃晃的鋼刀，臉上塗著烏煤，塗的連耳目都看不清楚。二人一見，就知道是刺客，忙大嚷道：「有刺客！有刺客！」一面嚷，一路跑。那刺客在後趕來，雷鳴手無寸鐵，不好回身對敵，見地上一塊大石，俯身子雙手捧起來，回身見刺客趕的切近，狠命甩去。那刺客從屋上見他二人在茅廁出恭，就知道是濟公徒弟，就放了一個空鏢，又見他手沒兵器，知他不能斷門，就放心跳下來；初不料雷鳴拾取大石，反身打他的，及至覺察，那石頭早已打在面門，「啊啣」一聲，打的眼珠迸裂，血肉模糊，跌倒在地。

陳亮見刺客著忙，趕過來把他鋼刀奪取過手，就要結果他性命，不料樹上一聲「無量佛」！忽然又飛下一個老道來。陳亮抬頭一看，見他身長八尺，面如三秋古月，三絡長鬚飄拂胸前，頭戴九梁道冠，身披青布道袍，腰繫青絲絛，腳下雲鞋白襪，背上背著一個朱漆大葫蘆，用鶻黃絲絛係著，手中執著寶劍，飛步趕至面前，用手一指，雷鳴、陳亮就被他用定身法定住，不能動轉。老道哈哈一笑道：「吾道和尚徒弟有多少本領，焉知也是有限的，今天死在吾手中了。」說罷，舉起寶劍，正要動手，忽然背後有人在他頭上打了一下，老道回頭一看，就是濟公。

原來濟公正在席上大飲大嚼，忽然失驚道：「徒弟有難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就離了席，飛步跑到後面，見道士正把雷鳴、陳亮定住，嘴裡咕嚕咕嚕的說話。濟公就趁此機會，躡足潛跡，方才走到老道後面。老道早已舉起寶劍，要殺他二人，濟公就在後面用手輕輕一拍。老道一回頭，濟公照定他臉上又是一掌，打的老道兩目發昏，一時不能動手。濟公順手把自己破僧帽摘下來，望老道頭上套下，口中念動六字真言道：「噯嘛呢叭迷吽！」那帽就霎時放大，起初還只戴過他的兩眼，後來漸念漸大，漸大漸下，不到片刻，就把老道罩的全身都不見，跌倒在地。此時馬如飛、江標等一行人都已趕到，見一個大帽罩定一人，一人躺在地下，滿臉是血。大家倒弄得不解，詢問雷鳴、陳亮，方知底裡。濟公叫過眾人，吩咐把二人用繩捆縛，仍把自己僧帽取下來戴了，又吩咐搭到外面。眾人正要動手，忽門牆外一聲響亮，濟公大叫：「不好了，大水來了！眾人快快逃命罷。」說還未了，只見正東白水滔天，

像泰山一般的壓下來。未知此水從何處而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